因为它，更爱这片土地

许晓青

十指如涂蔻丹，双唇似搽口红，衣襟上点点胭脂雨，大腹便便如金鱼。每年满山凝翠流红、闪红烁紫的季节，我总要这样酣畅、轻狂一次。

如果甜可以用颜色来描绘，那么甘蔗的甜是一种石榴红的甜，西瓜是洋红的甜，荔枝是蜂蜜黄的甜，而杨梅的甜，是丁香色的甜，这种滋味宋朝诗人方岳曾赞过，“众口但便甜似蜜，宁知奇处是微酸”。山竹和它的味道相近，不过，山竹用厚重的硬壳把自己重重包裹起来，真正能入嘴的却只那么一点点。难怪曾信誓旦旦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苏东坡，后来写下了“闽广荔枝，西凉葡萄，未若吴越杨梅”的诗句。他说的这吴越杨梅大概就是余姚杨梅吧，他是杭州通判，辖域内首屈一指的杨梅难道不是余姚杨梅？

它娇气矜持。水果店里有来自天南地北、国内国外的水果，有比它更美艳的，有比它更昂贵的，但唯独少见它的倩影。它朝采暮啖，鲜不过夕，到了次日，即使有现代冷藏技术，也马上憔悴失味。然而它又是最热情坦诚的，不用壳和皮保护，裸露在青枝绿叶中，让人们采下即食。

很少有人能一睹杨梅开花的姿容。因为它总是选择在宁静的夜晚度过自己的花期。当鸟语吵醒沉睡的大地时，你会惊讶地发现，满山的杨梅树已经呈现一副安静、沉着、满足的神情，轻风拂来，有暗怀喜悦的绿在人们眼前跳跃。我曾经有幸看到杨梅开花的照片，杨梅的花娇小而素色，谦卑而羞涩，花柱比筷子还细，比铅笔头还短，上沾几簇淡粉红的睫毛，藏在油绿的叶子底下，以至于很多人以为杨梅不开花就结果。它就这样匆忙、低调地打发了自己的青春。

数月默默地汲取、积聚、内化、奋斗，杨梅迎来一生中最美的时光。那时节，苍壑层层绚紫霞，绿荫翳翳挂丹珠，火珠冉冉堆晶盘，玛瑙烁烁启贝齿。明代大学士徐阶说杨梅是“鹤顶红”、“龙睛血”，宋代大诗人陆游赞它是“丹实”、“骊珠”。

每到端午过后，杨梅山附近车就连成长龙。“摘来嘉果出源红，三两越娃笑语同；拂晓分花归去缓，一肩红紫夕阳中。”这是盛夏来临前的一场狂欢聚会，一次视觉和味觉的饕餮盛宴。

出产杨梅的地方很多，而余姚杨梅冠天下。余姚是杨梅的故乡，河姆渡遗址的发掘物证明，早在7000年前，余姚就有杨梅。就是现在，在丈亭的梅溪，还有极为古老的野生杨梅树种，也许品相、口味已不及现代杨梅树种，却是千万年山川日月精华所孕、大自然的神奇造化、杨梅们的先祖。而今，余姚种植杨梅的面积为全国之冠。

家乡的杨梅有乌、粉红、红、白种4大品种，其中以产于余姚东部的乌种“荸荠种”最为著名。荸荠种杨梅核小，颗大，色紫黑，水灵甜润，当你送第一颗入嘴，牙轻嗑，甚至只需舌头一挤，微酸先让你眼一眯，但随后奔涌而来的甘甜，让你的舌头如小鱼从陆地跌入清纯的溪水中。

夏日水果

清宸

酷暑天气，口腹之欲比平日寡淡不少。除各类饮品之外，似乎也唯有水果可以吃着仍觉新鲜美味而不厌。

六月的芒果美极，是夏日里一份明黄色的滋润与甜蜜。我小时候不怎么会吃这种水果。每次总是手忙脚乱。一番辛苦后，嘴巴是享受了，双手连带新换的衣裳就被汁水滴得到处都是斑斑点点的芒果渍。长大后才知道最好的品芒方法是：将芒果竖着剖成三片，再用刀把没有果核的那两片切成棋盘形状，这样就可以用小勺子舀着吃了。不过如今小腰芒啊、鸡蛋芒啊等小型芒果的品种也丰富起来，所以与其“一刀切”，不如微微留长点指甲，慢慢剥皮，细细品味。

橙子的味道很不错，说到橙子就想起了宋代大词人周邦彦。“并刀如水，吴盐胜雪，纤手破新橙。”本来普普通通的物件，到了这位婉约派大家的笔下就有无穷的古典意味和审美情态：银的刀，白的盐，清白爽利。而那果品若是红色，则显突兀，绿色呢，又太过冷清，唯温暖的橙色融在闪烁的银和明皓的白之间，恰到好处。再论味道，橙子酸甜宜人，香远益清。

自从和葡萄长相颇为相似的舶来品“提子”被放上大大小小的果品架之后，偏好甜味的人们似乎有些冷淡葡萄了。其实“提子”不过是“葡萄大家庭”中的一个异族兄弟。它颗粒大、皮质厚、汁水少、耐贮运，皮肉难分离，是一种欧亚品种的葡萄。超市中的葡萄品种各异，不论色泽是青还是紫，都不错。想象一下：成串晶亮的葡萄放在瓷白的果盘中是不是显得非常雅致？请擅绘丹青者用水粉或水墨来一番渲染、勾勒，应该都会有不俗的效果。而且我觉得：小型的水果若长成紫色，最易显出美丽雅致来。而大的瓜果，若是紫色，就会使人有“是不是过熟”的怀疑和猜想。青色的葡萄也很美，给人清透纤秀的感觉，浑圆中有玲珑的可爱气质，加上品种改良后味道并不酸楚，所以也广受青睐。

本版摄影 梁溪

记得小时候，奶奶在夏天常做桃浆给我吃。记忆中的滋味经过时间的多情粉饰总会愈发显得无限美好。其实奶奶当时制作桃浆的原材料不过是入口酸涩的劣质桃子。吃吧，口味实在不佳，不吃，生性节俭的老辈人如何舍得。于是发挥劳动人民的聪明才智，将桃子入馔。在水果中，有香味的并不多。心中随便数了数，似乎也就苹果、梨、橙子、菠萝等吧。苹果的香味比较家常；梨子味清淡，凑近了使劲闻，也不过尔尔；橙子味有些刺激，要制成橙汁才显温存；菠萝味本来不错，不过有点像空气清新剂。而桃子的香，在我眼中完全可用“芬芳诱人”四字来形容，一个圆润的果实有这样的底蕴，怎不叫人喜欢？而且，桃的名字也好：碧桃，红桃，胭脂桃，蟠桃……听着都仿佛是神仙佳品。

其貌不扬的猕猴桃可不容小觑。它富含大量维生素C，抗氧化性能超群。不过，虽然它也叫“桃”，但除了形状大小还勉强有个“桃”样，别的特征就离“桃”很远了。比如它的果肉呈亮绿色，中心部位还有一圈密密排列，有点像芝麻的黑色种子。人们喜欢猕猴桃，但也误解猕猴桃，有人就认为：从前中国人不吃猕猴桃啊，后来改革开放了，才有了这种稀罕水果，它该不会是进口的吧？其实猕猴桃全称为“中华猕猴桃”，是中国土生土长的水果。当然，进口的也有，那叫“奇异果”，是从我国引出去种植栽培的。

都说喜欢水果的人应该生活在亚热带。四季如夏，可以尽情饕餮，满口盈香。我却更满意眼前光景。江南四季分明，每一个季节都有自然的瓜熟蒂落，每一个季节都有水果盈香。

在云雾缭绕、湿润多雨的江南山区，生长着一种常绿小乔木，它经风雨、沐春光，至端午时节方孕育出颗颗浑圆球形、暗红透紫的甜美果实，它的名字叫“杨梅”。杨梅，属杨梅科，在我国已有2000多年的种植历史，河姆渡遗址曾出土新石器时代杨梅属花粉，说明在7000多年以前就有杨梅生长，宁波的杨梅以其颗大、色艳、汁多、味重而名噪海内外。

杨梅有生津止渴、健脾开胃之功效。据《本草纲目》记载，杨梅有“止渴、和五脏、涤肠胃、除烦愦恶气”功效，如盐藏而服，能去痰止呕吐，消食下酒。杨梅果肉富含纤维素、矿物元素、维生素和少量蛋白质、脂肪、果胶及8种对人体有益的氨基酸，其果实中钙、磷、铁含量要高出其他水果10多倍，被誉为“果中玛瑙”，后来“日啖荔枝三百颗，不辞长作岭南人”的大诗人苏东坡对杨梅曾经有“闽广荔枝，西凉葡萄，未若吴越杨梅”的高度评价。杨梅除了作为果品有益健康以外，在我看来，它还备“三德”：一是内核坚硬，刚强坚韧，具山之精髓；二是容貌出众，美艳绝伦，得花之魂魄；三曰滋味甘甜，益气养生，得水之灵气。这山精、花魂、水气，铸就了人世间的果中珍品。我也酷爱吃杨梅，每当鲜杨梅上市，我能一次啖几斤而牙不酸肚不疼，吃了还想吃，真是美味至极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那一次寻梅之旅，还是我爱情的见证。

那是20年前的事了，也是这个时节，我与她相约郊游，大致方向是市区西北的丘陵地带，因为那儿盛产杨梅，可以顺便一饱口福。当时我们刚相识不久，所谓的朋友关系并未确定，周末来一次寻找杨梅之旅，虽属率性随意，但也许能增加相互间的了解吧。那天清晨，我们带干粮、骑单车出发了，沿途天朗气清、惠风和畅。出了城区，沿路小村渐行渐远，过一古镇，公路两侧青山越来越高、越来越陡。经向田边老农询路，得知不远处黛青色的山岙内即有杨梅林。自行车在简易石子机耕路上颠簸着艰难前行，偏偏老天爷有意要为难我俩，还未近山岙入口，刚才山间灿烂的阳光，竟已变成了云雾笼罩，一会儿，洋洋洒洒的小雨伴着山风飘过来了。此时，前不着村、后不着店，仓促间未曾带雨具，撤退则功亏一篑，前进则风雨相阻，而且不知还要走多久才能见到杨梅林。怎么办，我非常纠结，万一淋雨后她受寒生病呢、生气责备呢？但是她丝毫没有退缩之意，而是继续迎风冒雨推车上坡前行。她的行为深深地打动了我，人海茫茫，知音难求，虽说一路劳顿、日晒雨淋、道路泥泞，但她镇定自若、谈笑风生的样子深深感染了我，那些顾虑也随之打消了。

山间小道，人迹稀少，天空晦暝，风斜雨细，我们相伴行走于泥泞的小道，犹如穿行于漫漫幸福的时光隧道。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曲折的山路再走几段，雨停了，鸟叫了，在依山傍水、景色宜人的小村落边的树林里，空山新雨后，千棵万棵压枝低的杨梅，正含笑等待着我们的来临。

寻梅之旅让我们满载而归。虽然返回市区时老天爷再次发威下起暴雨，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我们愉快的心境。是寻梅之旅让我们心心相印、心手相牵，是杨梅让我们终成眷属。这寻梅之旅，就是我们的爱情之旅。

总第 5168 期 三江月
投稿邮箱 essay@cnnb.com.cn

芮成钢 著 37

虚实之间

中国人一向缺少批判性思维（Critical Thinking），当媒体和众人一致颂扬财富的妙处，自己也就不假思索地从众追随，小众的价值观由此演变成大众的价值观。所以作为一个媒体人，我支持“限娱令”。美国只有一个“美国偶像”(American Idol)，中国却有一堆克隆出来的“中国偶像”，拜金都拜得毫无创意可言。美国还有一个擅于自我推销的地产商特朗普 (Donald Trump)，没事儿喜欢竞选总统，大嘴巴胡扯两句，做了一个电视节目叫《学徒》，引来无数中国人抄袭效仿。此人在美国的精英界是个被人嘲讽的笑话，但是如果在中国，他一定会成为一个微博粉丝过千万的主流偶像。

在这场财富追逐战中，低收入人群成为时代的牺牲品，穷人活不出自己的尊严。我在德国、日本看到一些低收入家庭，每逢周末，开着很便宜的两厢车（这其实是中国人的说法，西方好像并无此概念），到郊外去野餐，公园免费开放，所以除了汽油和食物，没有什么额外的开支。但在中国，涉及娱乐消遣，几乎无处不收费。在北上广这样的大城市，如果月收入在3000元以下，基本不要奢望生活中还能有什么娱乐色彩。而收入较高的白领们说，身上不带够1000元钱，不敢出门。在今年的博鳌亚洲论坛青年领袖圆桌会议上，议题之一便是月收入7500元的北京人，为何还是没有安全感。

我的一个朋友在国外生活了8年，回国后我问他，中国最大的变化是什么，他说是“泛货币化”，也就是很多无形的价值现在可以用货币来衡量。

比如人民大会堂，常常可以出租给某公司，开电影首映式、演唱会或者年度庆典。按理说，这是人民代表代表人民行使权利、投下庄严一票的地方，相当于中国的国会、议会。全世界没听说过哪个国家的议会大厅出租给别人搞娱乐创收。譬如斯皮尔伯格拍了一部新的电影，会跑到美国国会山开首映式吗？开玩笑。斯皮尔伯格也不想去，好莱坞有好莱坞的玩儿法，我跑到华盛顿干什么呢？又如木村拓哉会去日本议会大厅开“个唱”吗？日本人不说他脑子进水了才怪。可是在中国，大导演们都喜欢在人民大会堂搞首映礼，国家领导人讲话的地方挂上一块布放我的电影，那才能彰显咱的实力。

我曾经应邀主持一个金融论坛，到了现场才发现正是人大常委会投票的地方。我一愣，问工作人员，我应该坐在哪儿？他指了指台上一个座位。我说这是人大委员长的位置，我绝对不可以坐。他说今天这儿就是主持人的位置，然后从别处搬了盆花过来放在桌上，一指椅子：“请坐！”

这让我感到不可思议。如果你有机会参观英国议会，可以看到一个属于英国女王的宝座已经在那儿安放了几百年，在它的前面，就是议长的座位，非常神圣。而美国议会中议长的位置比总统的还要高。出租给一场金融论坛，让一个小记者坐在上面，是不可想象的。

再说咱们的钓鱼台国宾馆，百姓心目中专门接待国家元首的“圣地”，现在你却可以看到上个礼拜还在召开六方会谈，下个礼拜就在举办个人婚礼。

当然你也可以反驳，人民大会堂属于人民，钓鱼台也是全民所有，我们作为人民中的一员，为什么不可以使用呢？或许，人民大会堂、钓鱼台国宾馆这些机构是否应该自行创收，是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议题。但是“泛货币化”现象在中国影响之深之广，的确从中折射出一些影子。

如果问世界上哪个国家的价值观输出最多最广，答案必是美国无疑，全世界都在看好莱坞电影、学美式英语，就是最有力的论据。美国的价值观是多元的，每个圈子都有自己的玩儿法。好莱坞、华盛顿、华尔街；富人、中产、穷人；金融家、学者、艺术家，各有各的聚居地，各有各的游戏规则。

我在前文中提到过的那位美国商人罗杰·巴纳特，中国人最喜欢的恶俗品牌Burberry是他们家族的产业(本来不恶俗，穿的人多了，就成了恶俗)，借用香港发明、大陆广为流传的说法，“身家二三十亿美金”。此人有一次参加金球奖颁奖礼，坐在身边的恰好是著名好莱坞影星金·贝辛格(Kim Basinger)，金发美女，拿过奥斯卡最佳女配角奖。各自落座后，彼此礼节性问候，金·贝辛格问他在哪个行业高就，他说我是做金融的，然后各自转回头去，一晚上再也无话。

责编 胡晓新